

祖父的铜锁

作者：彭迎港（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会员）

锁，是岁月沉默的守夜人。从古时匠人锻打的铜锁铁锁，到如今一键解锁的电子锁，模样在变，可意义没有变。于我而言，最牵魂的，始终是老家木门上祖父留下的那把铜锁。

小时候的锁既稀罕又寻常，茅厕、猪圈的门从无锁具，系一截粗麻绳便是最朴素的守护。家里唯一的簧片铜锁，模样像只微缩的枕头，正面是“凹”字，端面是三角与长方形的衔接。铜身被岁月磨得发亮，泛着温润包浆。

那把铜锁，是祖父亲手挂上的。锁边钉着一枚褪色的门钉，也是他当年一锤一锤敲入木门的，锤印深深浅浅，与铜锁默然相对，像一对相守半生的

老友。锁身的纹路缝隙里，嵌满了时光的碎屑：祖母纳鞋底时飘落的棉绒，父亲幼年嬉戏时被风卷来的草屑，还有我儿时指尖沾着的灶灰。

幼时的我，总爱踮着脚尖去碰那把铜锁。指尖一贴上，一股清润的凉意便顺着指节爬上来，驱散夏日的燥热。再用指腹抚摸锁身纹路，凹凸的线条在指尖蜿蜒，像抚摸一段被时光拉长的过往。那时的我不懂锁的深意，只知这沉甸甸的铜家伙是祖辈留下的宝贝，只要它挂在门上，就觉得风雨都被挡在了门外。

祖父话少，性格内敛，却把这把铜锁看得比什么都重。每天天未亮，他便披着晨露起身，

趿着旧布鞋，轻手轻脚挪到门前。他从不急着开门，总是先伸出粗糙的手掌，慢慢抚过铜锁，指尖划过每一道纹路，像在抚慰熟睡的婴孩；而后才俯身拨动门栓，反复查验，确认卡得严实，眉眼间才会掠过一丝安心。那神情仿佛他卡紧的不是门栓，而是一家人一整天的安稳。

他时常一边抚摸锁身，一边低声念叨：“这锁啊，是守家的。能锁住粮仓的谷米、缸里的油盐，能锁住聒噪的蝉鸣、误入的雀鸟，却锁不住檐下的风、墙头的花，更锁不住一家人心里的热乎气。”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记得祖父的声音温和而坚定，连同铜锁的微凉，一并

刻进了记忆里。

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锁。十二岁那年，我去县城上中学需要住校。母亲请木匠打了一只木箱子，又买了把铁包锁安在箱门。她将系着细绳的钥匙交给我，反复嘱咐：“别弄丢了，不然箱子打不开。”握着沉甸甸的钥匙，我满心欢喜，那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守护”。那把锁，锁住了我的衣物粮食，也锁住了懵懂青春。

再后来，我像鸟儿离巢，背着行囊扎进了城市的喧嚣。腰带上别着一串钥匙，那是在异乡的“通关文牒”。每天傍晚回家，入室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拿钥匙开锁。城里的公寓门装着冰冷的电子锁，一张薄卡轻

触，“嘀”的一声门便洞开。方便是真方便，可每次开锁，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的，是指尖触到铜锁的踏实与温热，是“家”被牢牢护住的热乎劲儿，是祖辈藏在锁间的牵挂。如今万物皆需解锁：手机、电子钱包、社交账号……我们每天与各种“锁”打交道，电子锁语音冰冷，指纹蓝光刺眼，按键声生硬，它们高效守护安全，却把烟火温情锁进了记忆深处。

老家的铜锁渐渐生了锈，锈痕蔓延，像祖父眼角的皱纹，每一道都藏着往昔的风雨。往后的路还长，但我知道，那把铜锁会一直挂在心上。

随笔：艾草青青忆母恩

向美而行

从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记得父母把艾叶菖蒲当成了我们家必备的一种药物。至于艾叶菖蒲有多少神奇的功效和作用，我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去深究。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只见过母亲将艾叶草和菖蒲草...做了几种简单的用途。

艾叶菖蒲属一种普通的野草，在我们乡下，随处可见，随手可得。每年端午节来临之际，我父亲或者母亲，都要在田野的路边与荒坪隙地，以及沟渠湖塘边，扯一些青青的艾叶草和菖蒲

草回家。端午节那天，母亲便把艾叶菖蒲混合在一起，分成好几束小把，分别挂在家里的门边和窗边，以期达到家里辟邪驱瘴和驱魔祛鬼的愿望！

端午节过后，母亲就把扯回来的那些艾叶菖蒲晒干，收藏到碗柜顶上或悬挂在墙壁上。如果遇上家里有人着凉了，出现咳嗽和扯喉的症状，母亲就会用火钳，在土灶里，夹出一坨烧红了的肚心土，放在一只碗里，再把晒干的艾叶，摘几片撒在上面燃烧，加上几勺红糖，然后用一只小碗端着，倒上水，之后，将水沥出来，端给咳嗽、扯喉

的人喝。

母亲说，喝下了这种水，病就会好。听老人们说，青青艾叶，全身都是宝。可惜，我到如今却还知道得很少。在孩童时代，我只记得母亲，每年都有好几次，用艾叶菖蒲泡温水，抓着我们兄弟姐妹，在澡盆里洗澡。母亲告诉我们，用艾叶菖蒲水洗澡，可以活血、止痒与去毒。

如果家里有人，出现了脚臭和脚气的现象，我母亲也会用艾叶泡水，让我们洗洗，并烧一些艾叶灰，放进有脚气脚臭人的鞋子里。这样一来，家里

人有脚气有脚臭的毛病，马上就会被消除。

一日，我在外面玩耍时，不小心，手被一只破玻璃瓶子划了一条小口子，鲜血直流。回家后，母亲见状，立马烧了一些艾叶灰，撒在了我的伤口上，不一会，伤口的血被止住了。

久居城市，我好多年没有回乡下老家了。如今，农村一些地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家乡田野的沟渠上和荒坪隙地里，还能随处可见艾叶草青青吗？

春上柳梢头（组诗）

张芳学

春上柳梢头

爬上柳枝上的新芽
与麻雀争一缕阳光
一朵朵山桃花
散发着粉嘟嘟的清香

春风的芊芊素手
一笔一笔的涂鸦
就染绿了
柳树的枝枝丫丫

染绿的柳枝
成了孩子们的手中之宝
一件件小玩意儿
惹得他们嘻嘻哈哈

柳树不说话
努力地把枝条伸展
搂住了阳光雨露
就搂住了万紫千红的春天

赏梅

雨过天晴，草叶上的阳光
与我的心情一样亮丽
暖风拂过额头的汗珠
仿佛嗅到远处的芬芳

一树树梅花在奇石园里
宛如害羞的村姑
在枝头细心地描画着
她那红嘟嘟的嘴唇

梅树下的人啊
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花瓣上粘满了

欲说还休的小秘密

梅花淡淡的清香
恰似谁的甜言蜜语
清清的一小勺
就能醉倒一坡的看花人

清晨

几声清脆的鸟鸣
把我从美梦里喊醒
清凉的风啊
摇响院子里的树叶
然后揭开窗帘催我起床

母亲生火 父亲煮茶
一切都是那么亲切
一切都是那么坦然
平平淡淡的日子
他们却过得有滋有味

春华秋实，泥土深处
总会长出一家人的口粮
墙旮旯里的农具
走向庄稼地时
刚升起的太阳
照得心里暖洋洋

花事

春风吹开一朵花
又吹了一朵
接着，满树满树的花朵
齐刷刷的开了
一片连着一片
给腼腆的村庄

穿上了一件五彩缤纷衣裳

原本安分的花朵
不知受到谁的蛊惑
还是源于一场情事
泼辣而热烈地盛开
哦！春天的心事
蜜蜂知道——
花香深处
住着勤劳的爹娘

春天的脚印

是谁吹着柳笛
一个劲儿地在微风中奔跑
似有似无的脚印
一首写给春天的朦胧诗

走过了田野
田野萌发了生机
走过树梢
一颗颗嫩芽爬上枝头

一片带着金边的白云
那是太阳的杰作
越飞越高的风筝
欲与天公试比高

花朵开放的声音
那是甜蜜的悄悄话
无意间被杏树听到
满树的花朵
一下子都羞红了脸

登高

我是人世间的一粒灰尘
努力地落在山顶上
山下的世界
竟然是如此多娇

一双崭新的布鞋上
落满的灰土
就像我接地气的思想
多么朴实

高远的天空
可望而不可即
而脚下的土石间
一朵山花开得如此迷人

水潭里的野鸭

寒风料峭的午后
一群野鸭悠闲地
在水潭里游着
我想它们忘记了寒冷
仿佛天地间
都充满了美好

这群忘情的野鸭
偶尔引吭高歌
这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唱
它们拍了拍翅膀
在水面上划出了优美的弧

一双羡慕的目光扫过
我的心底荡起了涟漪
没心没肺的活着
多么地坦然

望星空

沿着村庄的水泥路行走
太阳能路灯亮了
多像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抬头望了望，乡村的夜空里
有无数眼睛看着我
像抚慰，像爱怜，更像无助

流星划过，太像父亲的手电筒
指引着我回家的路
而我就是那颗迷失方向的星星

走向山坡

踩着阳光的碎片
在草丛和灌木林中行走
山风吹起了你的头发
汗珠子里反射着金色的光芒
只要山坡安全
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

鸟鸣山更幽
恰似最热情的迎接
枯草丛里
总有一双双绿色的眼睛
把一面山坡
看成百花齐放的世界

山路十八弯
每一弯都留下了巡山的足迹
而路转西头的那边
就是我们美丽的家园